

杨忠愍集



楊忠愍公集卷末

附錄

日照丁守存心齋校字
永康胡鳳丹月樵校字

行狀

楊忠愍公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州
數患倭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
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正又三世爲公王父青青生
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
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
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恆謂人曰日者言吾
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公僅七歲而母曹捐館陳女妒日

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閒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愛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艱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至十二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會天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溫誦日所肄令脛以上微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

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疲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持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疲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子公旣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廢著居廢著卽廢居言貨賣與負貯也此以指析居恐誤矣曰毋溷乃公爲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遞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

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
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
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
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
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
鄭公曉遊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
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典
章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
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
精誰何

誰何者譙呵也驗封有何譙呵事

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

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尙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愛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購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及瑟若簫笙塤箎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複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而成九鶴

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足以盡
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
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
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
志耳子不聞夫商邱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倭
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嘆喏當往者公奮曰
主辱臣死卽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死單于耳會倭退之
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
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
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時咸甯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
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俺答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
鸞主之奏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
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寇踐躡我陵寢虔
劉我赤子而與之和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往北
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
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俺答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
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
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

天下頗講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修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官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惰而奉敵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敵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尙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

寇入寇矣而駕誘它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
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償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
套眾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
匹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
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
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饜也
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脩
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
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安
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

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敵益大矣此三謬也曰敵
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
眾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
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
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
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
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敵之重勢內迫國家
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敵之重勢則務中
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
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

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
陛下勒燕然之巔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
奏入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怵憤曰豎子
目不知兵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
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
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
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
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暮弗倦臨洮
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
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

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
超然臺翦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
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
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
生日益眾無從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
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
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倣古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
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
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
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

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窮廬且舍而
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
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
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
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
或稱關西夫子而倭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
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
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
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
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

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
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
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
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
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
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
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
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
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閒復至今職夫
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

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
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
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
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
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
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
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
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
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曰懼言者之
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眾惡俱

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
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
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
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
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
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
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
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
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
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

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
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
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
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
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
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
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
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
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高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
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

嵩又號於眾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
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眾曰此人得
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
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
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
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
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
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
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

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卽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

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
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
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
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
爲巡按朋姦比黨請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
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
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
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在職管事效忠與鵠皆世蕃豢養
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
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

爲工部尙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備旣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俺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廕嵩父

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
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
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蔽陛下
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
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賊
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
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肖逆之
姦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此
一大機也而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師不
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敵飽自退耳故

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

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

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邊徼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六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懃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

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謀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

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厰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厰衛旣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

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
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
出差則爲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
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
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陛下而不敢
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
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
令于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
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
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

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
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
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
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
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
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
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
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
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
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

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
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尙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
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
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
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
賊臣旣去豪傑必出賞罰旣明軍威自復僉答畏陛下之
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
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入上惠公慙
而相嵩方以它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
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甯不憂爲

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蚘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
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蚘蛇爲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
司寇獄公劄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
羹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
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
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
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
僂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
爲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
白金而遺之至柵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

不齟齬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齟齬
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
也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
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閒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耶
相嵩曰吾行當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
乎夫人則奚卜也而胡植鄆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
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
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
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
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

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
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
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
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
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
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諡忠愍
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
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
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
怒公至僂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姦於後

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先
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
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村
處士臬女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
長卽應尾太學生娶教諭李君九臬女次應箕娶都御史
王君遴女王君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
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
重悔忽然下汗耶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
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
沒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

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
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嵩竇怒不佞
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
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卽死且不瞑旣而王君以書來曰子
爲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爲
著狀而淚泫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
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
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於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墓誌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其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上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眾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

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
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
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
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
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
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羽布滿中
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
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
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
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

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遣之蝮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
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劊
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鬘盪刺右股出血數升已
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有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
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
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
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
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語或
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
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旣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

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
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
閒稍稍徵用去訛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
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撓卒
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
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
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
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
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
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

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尙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蒙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旣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旌忠諸

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居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辰時年僅四十四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所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與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眾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且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應箕改葬公定興縣東引邨之原

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澌滅主神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華

亭徐階撰

敕賜旌忠祠碑記 隆慶三年春月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敘用死者贈官祭葬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爲國子生薄海以內郊壘之眾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爲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不曰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

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旣給事中陳君
瓚以諡請則詔賜諡其曰忠愍撫巡按御史郝公杰以祠
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訟
公之寃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
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宅里樹之
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
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乃丐記其祠事余奚忍
詞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
綰都勻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
來者謂公杖垂死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

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
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曰聞當官業有持
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爲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
公甯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
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霽海內卽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
時士之奮其閒者以百計其死杖下老戍所者踵相接蓋
已消沮無纖悉氣矣乃太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
以強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
能禁在公尤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
乾坤正氣在天爲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則

爲人則爲忠爲孝爲盛德爲大業死則爲神明薄日月激
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作之誰爲止之
公卽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如生余獨
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呼余甚慙於公
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
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
後人幸一息尙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恩奚從報事奚從
了故曰余甚慙乎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
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卽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
太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旣舉進士從事苑洛

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埽邊塵時仇鸞怙勢爲開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五鑿鑿據經爲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陞厚恩欲舍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旁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概卽命焉寃哉寃哉刑而及於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知公

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大釁人知
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爲之投種人知今天
子之能卹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奸爲有功於朝廷
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
定從郝君請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畀金而成
之也董其成則知府賈淇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大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輔彭
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非寵賂彰
逆黨扇禍釁啟疆駕言馬市爲國殃公怒衝髮抗厥章
中邁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恩不敢忘

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慷嵩禍甚鸞何可長
臣身不辭塗干將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
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形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琅琅
披依五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卜
其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敕何
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旁假翼天路景
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北驩之人徒俵俵公歸不歸歸
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聞其風者氣復昌憑人萬古扶
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嶽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

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中僊居吳時來撰

敕建旌忠祠碑記

隆慶四年八月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杰言臣所部保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祠哀死勸生以詔永禩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賈君淇緡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史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卜地城西門外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爲二疏者翼廡重門璧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是礮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

心高其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
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
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
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兵
部員外郎當是時寇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咸甯侯仇鸞驟
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敵通馬市以羈敵而固權公乃
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
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讐服狡寇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
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
鸞遂下錦衣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卽貶

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也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爲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具疏數嚴大罪十而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姦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深覈而不浮剗切而詳明纍纍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厚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頓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糜爛筆挺慘於鋸鑿瘡癥未合而彈劾之章再上頸可斫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

勃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卽衽
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
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
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
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
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
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
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濫乎制亦不問事之
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
靈誅卒戮大愆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

痛憤又何以彰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獎之至
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爲垂譽長久
者耶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
爲辭以侑神焉辭曰

流旭兮旦開照靈旂兮驅昏霾輪迴焱兮左黔雷團元
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
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干兮與俱行青虬兮白螭
雲中兮遨嬉厲余齟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靈來兮不
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萇宏伍靈番番兮肅然而來
下爲民正兮終古羌焉窮兮社而稷女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實錄典誌總裁淮南李春
芳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郡人高
耀書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前奉敕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郡人孫慎象

總理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地方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
使朱卿保定府知府賈淇同知陳其愚通判馮惟敬張
燭管工通判薛侃推官蔣希孔清苑縣知縣龔紱縣丞

畢貴典史陸世賢同立石

祠堂碑記

萬歷八年夏月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甯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隕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勦幸臣仇鸞謫尉狄道亡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馮寵恣睢瀆朝政公欲因癸丑歲旦日食上狀寤主卽於歲暮之塗次削草疾馳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後並騎道上行適前驅者至謂日當食詔罷習儀公因過

余邸舍故秘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爲賀官家欲罪諸靈
臺占候郎適同曹主事陳君一松聞以耳語余因密請公
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草至望後三日公疏方
上言分宜罪狀十姦五可召問二王知之分宜因挾此爲
讒遂復逮錦衣衛詔獄而疏中言嚴鶴冒功事下曹覆奏
分宜子世蕃預爲覆草以授其黨江曹郎冕袖屬主覆者
周曹郎冕周曰嗟乎是可忍也余從旁益慙周君謂覆
疏如所指獨不爲楊地卽國例公論謂何於是周力陳其
冒功謂一世所共知并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
出爲民余亦以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訛赴西市嗟嗟以公

之才其卓犖閱偉無論其他卽太乙王奇堪輿兵陣諸家
書亦皆綜習居常議天下事疊疊若泉注其論謫賜環後
藉令苟以世俗爲心卽隱忍就列可立取通顯乃身再詔
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肉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詩
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獨有感於世廟之明
以公之忠而竟陷死地豈非以奸臣柄事羅織成族義難
自明而余顧遇熙際復起至今官迺知士所遇有幸有不
幸而於心固當不易云然世廟末載罷分宜械其子棄市
并籍其家而公以遺詔贈二奉常廕一子賜祠額曰旌忠
卽童稚至今談者猶切齒嚴氏豔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

在彼不在此亦較然矣至於嚴黨既盡朝政潔齊迄於今
並稱熙治雖由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使天下國
家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詳著之使世之瞻拜祠
下亦將有感於斯祠在邑庠之左督撫劉公應節孫公不
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憲高君文薦王君璇徐君
學古知府劉君泮賈君仁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
新張子與行相繼成之云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奉敕總督糧儲
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營戎

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霸州王遴書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大山
西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洛篆

墓祠碑記

天啟五年春月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藁葬
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諡予
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寃始白至
今皇帝天啟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諭葬蓋追行莊皇帝
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
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尙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

來其下者率徘徊歔噓而不能去天啟四年夏翔被召爲
少司馬瀕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
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所以
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死於奸臣之手
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舉王
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顏魯公秦
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
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
不絕豈非其忠最烈而禍最酷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振
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

公死踰時肅皇帝尙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
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應龍
林公潤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
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公
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
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
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
舍生取義其存其沒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
也而後之爲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
兼文武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

謂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釁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
公安得弗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去嵩公何惜一死
且奸人設筭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以胡植鄢懋
卿何釐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檣輩公卽不詞及二王
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
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
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吾知過此事會感激
捐軀宏濟賢者當必師公所爲卽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
取嵩世蕃植懋卿諸兇人像貌跪仆公之階庭快榜繫以
懼奸邪如武穆祠焉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百

不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遴
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邱公秉文應公明首
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博請諡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
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冢宰孫公丕揚今捨
地爲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
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
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
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巖翼肅然興起則予異
日尙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

嗚呼號孚以爲厲煩壯決也筮日以爲明斗沫晰也謂

忠爲無益井可漑也剽佞之及還缺折也敦厥血拇用
白嚙也噲正而噉冥辛夷楔也揮虹以遁蜺靈旗揭也
會唵恒悲無穉耄也伊彭咸之故居引邨以東轍也死
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欽差巡撫直隸等處地方總轄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兼糧
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堂邑張鳳翔撰

重修祠記

楊椒山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
西郭之有祠則自大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
瓦頽垣不可以妥靈爽惟與丐豎襍處於寒煙烈日中仰

止者無所寄其憑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鼇言之意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欲修復之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卽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逢又何容贅一辭余惟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觀厥成抑梓里後學者之大幸也乃不辭耄年衰筆而爲之記余嘗思之凡今之仰止者大都曰以忠諫而死先生當日力欲除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惡黨先生之以諫死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觀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記受

律呂之學於韓苑洛公邦奇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
各相和諧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
先生精思連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
卽此可概其全體矣夫世之談聖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
各有專業而樂則絕滅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
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
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職此之故先生序志樂有
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僅以樂見
哉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衍疇同功然卦疇得程
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則其功豈曰小補云

乎哉或曰羨里之厄正欲衍大易以利民用正士之囚復
欲陳洪範以正民彝先生當日一郎署耳履虎尾而見啞
蹈堅冰而遂殞毋乃非用易衍疇之旨乎余曰否否體貴
守其常用貴達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奸尙欲
收先生以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汨陳而當世之大臣曾無
一人正其罪者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光木槁澤
中過涉存獨立之意事君值泰否之會旣知其禍敗必反
覆陳諫諫之可則君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其辱辱之
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聖人贊易繫辭
未嘗不通於非命非守常達變之道乎先生所云信手拈

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合用易陳疇之道乎先生
在狄道時爲道統祠由羲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靜修
薛文清亦與焉顛沛遷謫番漢難理之地而猶諳諳以興
學自任先生所得力於學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耶常公
今日復修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媿千古不指
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澌滅之學脈世道人心將終
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至修建之
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併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復牆
圍以磚坊樹以木工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常
公捐俸首倡而郡縣賢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囊橐

以應至始終區畫拮据督理者則魏子一鼈與劉君履昌也朝夕課工收支出入者則生員薛立揚鄉耆潘進善也經始於乙巳六月告成於丙午二月例得勒之石云金容歲寒居士孫奇逢撰

康熙七年戊申秋晉陽常大忠大孝郡人魏一鼈張秉曜同勒

遺集原序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回後以疏論豪宰中蜚語被阨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真足以寒奸諛之

骨而詔獄諸詩詞旨春逸曾不以死生一毫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者非耶昔夫子論鄙夫不可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於乎楊公成仁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夫陰賊持詭辯以中傷善類徼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臭豈非臣道之永鑒哉聖主嗣承丕服遵先皇遺詔錄公之忠賜諡忠愍贈廕加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授旻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諡命也嗚呼忠義之心秉彝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致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而威稜龐澤固已風馳雲靡矣其惓惓

是集也崇正敦教之盛心魏士尤知嚮往云
隆慶二年仲冬吉日直隸大名府鄭旻謹書

遺集原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序於余余讀之輒爲
掩卷興悼不自知涕之霑臆也嗟乎余安能知文又安忍
爲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爲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
氣之篇劉勰廣程才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
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
之時義大矣觀公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敏夙挺艱阻備
嘗混跡牧豕之羣研精掛牛之日卽以天下爲己任學以

談道德務經術而恥爲富貴紛華之習旣而發科登仕繼
組兩都含香三署每痛際運康寧而不免壅蔽之患遇君
神武而未屏操莽之奸思回聽於逆耳圖蔓於脫距迺由
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侯使
仁人之言不蒙其利而反構釁稔公死且不畏奈何以播
遷恍之耶復由武選二疏乞誅賊臣數其奸者五大罪者
十語侵彼相使忠臣之謀無益於國而竟取滅亡緣司刑
者承望風旨文致其罪惜乎寃哉昔賈生不容於絳灌李
邕受抑於林甫古今同慨矣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
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被笞箠關木索暴體裂膚

受辱慘酷而志不爲亂氣不爲沮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方
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所著作多綴毫牢戶之中
染煙肺石之上此與演易受書曷異焉故辭多宏麗語罕
怨誹江河一瀉乃徵其才光焰萬丈悉由於氣豈假雕篆
以逞伎摛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於詩文之
學信非誣矣夫靈運藝苑中散清流猶能占藻俟時鳴絃
揆日慘霜葉之餘生歎廣陵之絕響公詩欲還浩氣於太
虛矢忠魂於圖補胡悲且壯哉余在南臺罔識忌諱因獻
狂瞽謂將從公以游幸蒙採納卒之故相編氓兇子棄市
少泄天下之共憤慰公等之幽魂且知向之遇害非先帝

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幸而聖君嗣極追錄諫官儼公
爲首贈爵太常諡以忠愍建祠以享血食廕子以裕後昆
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成烈士之徇垂聲宇宙爭耀
日月視仇嚴獨安在哉忘軀抗疏於忠愍見臣節焉述美
搜遺於太學見子道焉重爲校梓用傳同好於鳳洲見友
誼焉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謂乎遂輟涕而爲之序隆
慶三年三月吉旦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總理糧儲提
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前提督四譯館太常寺
少卿莆中林潤謹序

遺集原跋

嘗謂忠臣之道自古難之公之平生所挾持者甚大故其精忠所發真足以貫日月而動天地公之時何時也奸臣竊柄勢傾中外羣僚百執事將奔走承奉之不暇孰敢出一言以犯其鋒公乃奮不顧身獨能發其潛伏積微之惡於未露之日而爲天下國家防危杜禍於未然公豈不知主上之必不我諒耶將謂身可殺而權奸之惡不可漸以長生可舍而社稷之危不可不豫爲之所卒之身死之後奸狀日以暴著不至於戮身籍家而不已則公之料奸之知愛國之忠胥見之矣夫大奸距脫則正直拔茅由是先

皇帝感悟信用忠實而奸黨漸滅殆盡一時號稱治平公
之遺利於天下國家者不旣大且遠哉若夫形之咏歌風
媿秦漢而經濟謀略多在註述中見之今讀其奏議如十
罪五奸之指摘五謬十不可之直斥詞嚴義正令人凜然
起敬奮然思義而廷杖之日大風揚沙正人墮淚旣死之
後地爲震者累年所謂精忠貫日月動天地非歟幸際今
上仁聖遵先皇之遺詔錫之贈諡廕其後裔而建祠置祀
所以報公者亦云厚矣益以徵公之精忠在宇宙間千古
不磨者也公嘗師事存齋徐公苑洛韓公諸君子固有日
矣宜其忠愛之道講之素明而成仁取義之有自也記曰

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公非其人乎余於公
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感公之慷慨而莫與追踪
也乃爲之紀其概至於公之履歷則有藩參鳳洲王公狀
其實而少師存齋徐公又爲之銘其墓茲固可傳於不朽
也

賜進士第欽差整飭蘇松常鎮兵備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兼按察司同年生南皮交川湯賓拜書

遺集原跋

忠愍公以肅皇帝之丁未成進士逮繫獄之日纔五六年
耳中間流離萬狀艱苦備嘗毋論矢諸章奏發諸聲歌其

忠肝義膽凜不可磨就其所著年譜廼赴義之先一夕捉
筆所書也祇此一段從容氣象何處得來良繇其平昔嗜
學深賦性定所謂荆山之玉爐七日不變者耶視彼賊嵩
輩竊權得意一罹斥而索索矍矍也直糞中蛆耳可勝笑
哉可勝笑哉今錫爵錫諡賜祠賜葬國家之所以答公者
固未有艾卽其原集已傳而諸同志輩更欲廣之也亦可
見公忠義之氣久而彌烈而直道之在人心不泯也然予
小子幸不生公之時爲賊所忌何不幸不生公時得一觀
其丰標也廣陵郝景春稽首拜書

遺集續序

楊忠愍公當明嘉靖時兩擊權奸一擊仇鸞幾死再擊嚴嵩死之其事跡近古少有故世之兒童婦女傭夫販豎無不知有公則公死忠之烈夫人而知之者夫古之死忠者莫若比干而孔子獨稱之以仁者何哉比干之仁悟主而已忠臣事君猶孝子事父母也父母瀕死然而必勤勤勉勉進藥牀第下者猶庶幾其或生也豈曰疾在不救而廢藥也哉比干之志如斯而已斯其所以爲仁也若徒得其剖心酷烈之跡而以殺身見於世則與臧獲女子之悻悻然引決自殘者何異吾悲後之儒者不知斯義往往失孔子論仁之旨云忠愍亦然忠愍當世廟漸倦於勤嚴嵩擅

而仇鸞橫公以次犯之至於再戮斷筋碎骨知死而不辭
知引去之義而不屑可謂殺身之忠也已然而不可與慷
慨殺身以死自見者比何也公以去奸爲志者也吾見其
家藏疏藁墨跡凡數易而後定至元日拜疏於朝見機事
未合袖疏而歸意念深苦非一日之積也若曰吾擊之而
死無可言者萬一擊之而勝則國家天下之福也且也吾
辭明吾指白吾事驗亦安知其果不勝也夫擊而去之公
之望也擊之不勝而死公所擲也豈公所望哉觀其臨命
賦詩猶以斯事屬來者爲拳拳未嘗不流涕而哀其志嗚
呼比干尙矣若人者其亦比干之徒歟卽其論邊事情形

俱有驗白則子貢之達也精樂律則冉有之藝也不畏威
罰刑戮則子路之勇也惜也洙泗之遺才也公四世孫聰
福德人氏悲先集之久而漉漫也且有遺文未見於世者
欲更刻之而力不贍大宗伯王公敬哉爲公文孫念子先
生同門友勉以南來而江南都閩文君澤普官貧而樂義
慨然捐貲刻之而副鎮金公夢叶又從而協成之皆可謂
之賢德人數千里來辛苦羈旅揚其祖德可謂之孝非王
公勉其來亦不克舉其流傳先德風示後人之意可仰也
謹備書之小子亦得附名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立秋日後學楊彭頓首拜撰

遺集續序

嗟乎公之忠烈同朝之賢者知之不賢者亦知之隆萬以下之君若臣無不知之迄於今卽婦人孺子豈有不辨日星之明而一識夫河與嶽哉然則余固可無言矣而猶有言者公余曾王父默齋同年好友也傳臚相等除尙書郎主事相等兩先生深相契也及其正色立朝疾分宜如仇讐旋黜旋陟卒以不回兩先生志同道合其天性相等也至一死諫諍一死封疆跡若近於激烈而從容就義殺身成仁當其平居時固已籌之熟矣兩先生之同如此而兩家子孫又安可不同其砥礪哉異時嚴嵩竊弄威福意主

罷邊而刑獄多失平反余曾王父在刑曹讞決多與嵩左
嵩欲中之未發曾王父卽假歸里居八年不起尋忠愍公
以劾仇鸞被逮旋貶狄道尉去踰年三遷至兵部武選司
員外蓋嵩震公之名欲立貴之引爲己用而公不屑也當
是時忤嵩者皆先後戮辱廷臣默默無敢言公獨毅然抗
疏思以上報祖宗下安天下其心豈嘗一刻忘死哉方忠
愍爰書旣定三載而曾王父又視刑曹事嵩之起復曾王
父亦猶起復忠愍公意也詎意去一楊而又進一楊乎忠
愍臨刑余曾王父作粥一盂乾肉數片持之西市以餉忠
愍忠愍張目曰不圖今日猶能知我嗜好如奚公者爲噉

粥一匕嘗肉一臠而歿曾王父曰吾竊愧不能與良友俱
死獨生何爲歟於是嚴嵩深銜王父遣偵卒羅致他事無
所得但鐫秩逐之而已又八年浙閩苦倭朝議舉悉知兵
事者以扞牧圉嵩遂假邊才以起曾王父起之者中之也
故一十七年之曹郎僅授同知守延平府尋調視興化事
相知者深以爲憂余曾王父曰無憂是可喜也吾向不能
與椒山同瀝血青蒲今日得以從良友報國家矣守興化
百日倭攻城不下且將逸而同時城守者翁參政汝器畢
參將高計納客兵不聽曾王父言客兵者賊也城遂以破
翁參政畢參將皆走王父格鬪不勝槍洞脅而死嗟乎何

兩先生之先後一轍乎余竊歎有明養士三百年忠者固多而其數卒莫與奸者相敵蓋元氣之凋喪一盡於成祖之靖難再盡於興獻之議禮忠義之氣斬焉無餘故奸如嵩輩得乘衰而傲擾國家之紀綱不謂當此剝落之餘有志存必死從容以當慷慨如我兩公者彼忠者望以步趨而奸者之寒心奪魄將百千萬計而未有已也今公四世孫聰福重梓忠愍文集念兩家之生死相等自北而南越三千里而問序於余余曰公之忠誠自在天壤文與不文固不論也况乎其文又若韓若歐若蘇也哉夫韓愈歐陽修蘇軾亦嘗遭貶竄而未至於解脰陷腦以死殉之設韓

歐蘇而且以大義解脰陷腦焉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嗟乎愈可以知忠愍公矣
康熙癸丑菊月楚南黃岡年家孫奚祿貽頓首拜撰

遺集續序

語有之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此感時之論悲痛之詞千古而下猶有餘恫焉粵自乾坤旣位堂廉分嚴生殺予奪惟上所施臯夔稷契值唐虞之時君都臣俞賡歌喜起名曰良臣龍逢比干當夏殷之季碎首刳心身殉社稷名曰忠臣茲二臣者豈其持身之理有哲有愚事主之方或巽或激而致疑乎忠臣之行於道有所未盡哉嗚呼其道同

其志同其時不同要之易地皆然耳明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椒山楊公忠孝天植智勇性成語學問則天文律呂之微靡不殫究考經濟則兵機術數之奧罔不精探嚮使當日用其言行其學則亂萌消而金甌固賢才眾而禮樂興方古良臣抑又何愧不幸當嘉靖之時人主端居奸臣執命嚴嵩仇鸞之徒同惡相濟刑賞出於私門干戈遍於畿甸公明知燎之方揚不可嚮邇而深懼社稷之隕謂賊嵩不去禍本不除於是廷杖遠謫萬死一生之身甫經賜環卽有十罪五奸之奏至今讀之凜凜然與日月爭光較劉向朱雲之論爲尤烈矣嗚呼公位非大臣可以不言

劊巨痛深鋒銷銳挫可以不言且嚴嵩欲使公爲己用一
歲屢遷之可以不言而公內不受奸人之牢籠外不畏斧
鑕之及己卒發其憤以庶幾於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豈
非孔子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者哉然當日
嵩之殺公也以公與己必不兩立殺公則已得以永保其
富貴矣詎知逆節旣盈天道不遠未幾而身爲編氓矣賊
子棄市矣貨賄籍沒矣萬世而後痛公之冤者口誅筆伐
尙欲食嵩之肉而公則贈官錫諡廕子建祠肖貌其像而
傳頌其文赫赫然如一日也然則忠臣之名較良臣而彌
永又何悲痛之有哉公之諫馬市劾嚴嵩二疏已載前史

至我

大清

世祖皇帝覽其遺事不勝忠良之感

御製表忠錄序文並爲之論豈非公之精忠晦於一時而昭於後世哉其他文翰詩章莫不光偉激烈上薄青旻而浩氣丹心一語尤公之所以自寫其生平者矣公四世孫聰福文行卓卓足以繼志述事哀公之集而重梓之命祚跋其編末祚小子安足以重公但願爲臣者誦公之文皆知踴躍奮起不以一時之榮易其千古之烈而爲君者苟得忠耿之士立於其朝亦必優容愛護使爲良臣則主聖臣

賢上與唐虞並美矣

康熙癸丑歲仲冬至前三日後學三韓吳興祚謹序

遺集續跋

余兒時侍先大人側得鄉先賢楊忠愍公懿蹟及長讀其文集年譜諸書未嘗不掩卷流涕想見其爲人公忠烈昭冊書英靈垂萬古生平立朝大節巷哭衢謠赫赫若昨日事不具述獨是異世而後感動

至尊表忠詔燬頌勒政府是公之身雖厄於當時之奸相而公之忠終格於

昭代之

聖明此蓋公千載一時也昔山西夫子流離百戰之間俎豆
萬禩而下岳武穆西陵尺土鐵檜示刑公之出處雖不與
二公同塗而食報竟先後一揆益以見直道之在人心而
斯民之足與於三代也公四世孫聰福以余承乏江閩渡
江來視爰以重鏤公集見告余不敢辭捐俸告成夫余武
人也得陳數言於末以垂不朽此又余千載一時之大幸
也夫

康熙癸丑歲陽月之吉同邑後學文培世頓首拜撰

遺集續跋

先忠愍遺有文集鏤之黎棗流傳宇內百餘載矣歷年久

遠板蠹字漉新梓無力慮或失傳心切痛之又以南工刻
畫之精良也欲重刊之南而不可得癸丑乃得持赴金陵
幸邁同邑文君澤普景慕樂輸以竣厥事蓋文無所損而
制遵乎舊其時縉紳先生名公碩士歷歷之言如昨日事
而賦詩贈改難盡紀焉所藏先忠愍遺筆並赴義前一夕
垂誠後嗣之訓首尾蓋數千言展讀手跡凜乎不敢遺忘
因以並附梓鐫獨可惜者先忠愍受苑洛先生志樂心傳
著有樂經發前人所未發烏可不亟明於世但聰福力薄
不能再藻僅藏其集以俟後表章之君子

康熙十二年癸丑冬月四世孫楊聰福薰沐謹識

遺集題辭

生平好聞人忠孝節烈之事遇有譚忠孝節烈者請教反
覆惟恐後乃山居弇僻車騎過從者甚少不得已展卷晤
對每於書冊閒求古今名臣言行可爲法者如汲長孺責
廷尉湯沐雲面叱張禹顏常山縛橋柱罵賊段秀實以笏
板擊朱泚殿上諸事彙爲一卷皆取其激切有生氣者最
久而得椒山楊先生譜輒掩卷太息久之曰有是哉有是
哉夫士居平講大義血氣奮發每恨鈇鋸不相及一旦臨
險巖稍稍頓挫卽意色灰敗逡巡引過咎至有呼親串以
求拯援者縱或事勢不免慷慨屈折及事去而悔之咨嗟

告戒其爲談虎而生怖見曲木而多警心者亦復何限而
乃鼎鑊在前蹈之如飴矰繳甫脫不厭鞶鞶如先生者此
真百鍊之鋼萬燬之繭也初得先生譜旣而讀其狀又旣
而讀其奏疏與其論妻與論子書而於是漸求其詩若文
惟恐其盡亦旣輯成四卷將重付校刻而以爲未足問之
西河毛太史太史曰豈在多乎忠臣義士在地爲河嶽而
在天爲日星夫恆星列宿在天有幾嶽瀆之靈止於四五
然而仰星斗而文章見焉履延袤廣運而后土氏之菁華
無不著焉故士有以行傳者亦有以言傳者今椒山之行
見諸史乘椒山之言見諸奏疏如是已矣且夫汲長孺朱

子游輩有遺文乎予乃從其言就世所傳者合奏疏狀譜
與其所爲詩若文而訂而鋟之吾人束髮受學所習者八
比竝無先生經術與儒者身心性命之實存乎其間名爲
經生與經何與其朝夕矻矻與年俱盡者但日取科第焉
已矣有如此之忠孝節烈足爲世法而且名言碩書反復
媿媿可發人之性情增人之智慮而不一讀之再讀之
乎夫先生才高下筆犀利如竹刀之剖蓬朮七首之淬肌
理滴血濡縷每讀之未嘗不心開也然則思其人而求其
言讀其言而愈見其人一日有天地當一日有斯集其以
繼諸古名臣遺蹟之後而共傳之寧有過焉

康熙戊寅中秋日蕭山後學章鈺梅谿氏題於敬一齋

讀忠愍公集書後

乾坤正氣隨地結蕞爾容城著奇烈一腔義膽兼忠肝萬
古英光磨不滅嗚呼楊公生有明權奸當道恣驕橫文武
盈廷半作馬箝口疇敢克鋒撓公也牧牛計早熟有書掛
角披于牖束髮便矢爲名臣不肯依阿附草木一旦登朝
思匡時此心惟有蒼蒼知兩疏萬言挾風霜死生禍福心
不移誓欲除奸竟觸奸無端蜚語開禍端九重暫悟明復
蔽紛紛赤舌生狂瀾忌公急欲寘公死廷杖敲筆血流紫
賸有浩氣還太虛留得丹心報天子公未死時書遺囑淚

痕和墨呼兒讀公將死時作年譜四十年華壽千古假使
老奸真救公公也不過良臣終要知殺身成仁事都是檢
壬媒彙功

同治壬申冬月永康後學胡鳳丹題於鄂垣之退補齋

楊忠愍公集卷末終